

数十年转眼即逝。当年同在康乐园读书的定宇、国伟两位师兄，现在都已故去

# 书比人长寿

□吴承学

## 师兄弟缘分卅五年

回想起来，我认识吴定宇师兄三十五年。2017年7月，他去世时，我刚好在美国探亲，未能前去送别，一直感到遗憾。现在，要下笔写纪念文章，才觉得对他的了解实在太少。我是不善交际的人，和定宇师兄不敢攀称知己好友，我们在学习、工作上有过一些交集，但缺少很深入的交流。不过毕竟在康乐园中同学同事多年，总有一些特别的感受和印象。

1982年，我在中山大学本科毕业。那时研究生招生名额很少，当年中大中文系只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现代文学两个专业招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导师是黄海章、邱世友先生，现代文学史的导师是吴宏聪、陈则光先生。这一级只招四位研究生：现当代文学的陈平原、陈幼学，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孙立和我，我们四人住在广策官的同一间宿舍。高年级的师兄有现代文学的吴定宇、邓国伟等，他们住在另外的宿舍。他们是“文革”前入学的大学毕业生，大学期间遇到“文革”，毕业后即到中学任教。1979年全国恢复研究生制度，他们就在那一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他们进入中大时，我们还是本科二年级。我们考上研究生时，他们已是研究生三年级了。这样，我们就有了在康乐园里半年同学之缘分。

吴定宇、邓国伟生于上世纪40年代，我们生于50年代，相差十多岁，严格来说是两代人。但从学术传承来讲，我们又是一代人，同样经历过“文革”，并得益于改革开放，所以在价值观念与学术观念上比较相近。同学之间，都以师兄弟相称，或直呼其名，更熟悉的则称为老吴、老邓。

我们在校同学时间很短，又不住在一起，专业也不同，我和两位师兄只能算点头之交。国伟兄研究鲁迅，是广州人。定宇

兄研究巴金，是四川人。在当时的印象中，他个头不高，脸庞方而微胖，戴一副黑框眼镜，样子倒和巴金有些神似。有时路上偶遇，看到他走路慢腾腾的，表情严肃，显得矜持、稳重而深思熟虑。

1982年7月，定宇与国伟师兄硕士毕业，都留在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鲁迅研究室）任教。1984年我们硕士毕业，同年级的陈平原北上读博士，孙立和陈幼学留在中大中文系，我则留在古文文献所工作。那时，古文文献所和中文系是并列的机构。两个单位之间，相隔不远，但很少来往。1987年，我到复旦大学读博士。1990年毕业，分配到中山大学中文系，这才和定宇成为真正的单位同事。80年代末期，曾扬华教授任中文系主任，定宇是三位副主任之一。这一届任满之后，他就到学校教务处兼任副处长。

我从读研究生开始，就住在校外，除了上课、开会之外，很少回学校。到了2000年，才搬进进校园里住。之后见到定宇兄的机会多起来。但由于不同专业，不同教研室，所以交流不多。我感他为人比较清高和矜持，不苟言笑，似乎不是很随和。不过，他对我比较热情，主动和我交谈。比如，看到我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发表的论文，他路遇时会停下来谈谈读后的感受，加以鼓励和肯定。他出版的主要著作，也主动送给我。接触多了，才发现他的性格是比较直率的，爱憎分明，且喜怒形于色。对人也颇热情，遇到需要帮助的事情，都会尽力帮忙。

## 学术事业最辉煌时期

90年代是定宇兄学术与事业最为辉煌的时期。他出版了几本有代表性的著作，被聘为教授，又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1998年，定宇兄兼任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学报编辑部主任

和广东省高校学报研究会会长。编辑部主任同时要管理文、理、医三家学报的行政事务。这是比较重要而繁重的工作岗位。

在定宇兄去学报之前，社科版原来的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廖文慧老师去世后，两个位置空缺，由社科版副主编洪哲雄老师代行管理工作。这种情况持续有一两年之久。定宇到任后，抱着高度热情 and 责任感全力投入。一位女编辑回忆道：吴老师任职之初，即找各位老师谈话，她是下班后被约谈的，谈话是在回家路上进行。当时她怀孕几个月，别人并不知情。他们绕着中大中区的大草坪边走边谈，结果走了3圈，回家后腿肿了，所以印象很深刻。为了提高学报质量，他组织召开文科教师座谈会，听取大家对办刊的建议。他到学报编辑部之后，办了许多实事。包括制订学报编辑部工作制度汇编，各个版的编辑工作以及行政工作有了统一的规范。

定宇对于如何提高中大学报社科版的学术质量颇为重视，确定了匿名双盲审稿制度，发动编辑去组稿，开设一些由名家主持有影响的专栏。还组织一些重要特刊，2004年第6期是中山大学建校80周年特刊，2005年第4期是创刊50周年特刊，这些都是他着意经营和成功策划的。那时，高校的经费很紧张，加上学报是比较边缘的机构，经费很少，办刊往往捉襟见肘，编辑和作者的积极性受到一些影响。定宇积极与学校领导沟通，学报经费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使编辑部办公条件得以改善，编辑出差、开会、培训等也比较宽松。那个时期，整个高校的经费不足，学报办刊的经费很紧张，除了办刊之外，还要考虑合理“创收”，对于书生本色的定宇师兄，个中辛苦可想而知。但定宇应变能力，工作卓有成效，真让人佩服。

大约在2005年2月，定宇不

再担任学报编辑部主任（属于行政职务），仍任社科版主编（属于学术职务）。5月他动了大手术，后来又出现并发症，在中山一院住院两年多。好几次病情都很危险，下了病危通知。我和中文系潘智彪、王坤和彭玉平几位老师，一起去看过他几次。他面对病情，非常坚强，努力配合医生治疗，终于战胜病魔。他住院时期仍兼任社科版学报主编，需要处理许多编务工作。当时文科版编辑杨海文和李青果把每期稿件大样送到医院，定宇兄是在病榻上审定的。

2007年6月，定宇兄因年龄原因，不再兼任中大学报社科版主编。我受学校领导之邀，兼任中大学报社科版主编。到了学报以后，才对定宇兄有了进一步了解。

## 故人已逝薪尽火传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也有一代人的难处。定宇这一代和我们同样经历过十年“文革”，差不多一起进入学术界，起跑线相近，但他们年龄偏大，困难也更大。定宇35岁才读硕士，开始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硕士毕业时，留校当讲师，已经近四十岁了。那时有个很励志的说法：“要把被耽误的青春夺回来！”大家都极为刻苦，忘情投入，但时间如流水，是不可再生的。把时间夺回来的代价，便是很多人透支了健康。定宇1982年7月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一直到1996年，晋升为教授，那年他已52岁。在他们同一批人中，还算是晋升比较快的。

直率地说，从纯学术研究而言，我们这一代学者与前辈、后代学人相比，前前后后被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无论先天还是后天，都有明显不足。这是一种时代的局限。但其中有一些人在磨难中成长，在混沌中觉醒，所以具有敏锐的学术感觉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拜时代之所

赐。定宇上大学时是学俄语的，在“文革”中毕业，此后，又在中学任教近十年。无疑，学术研究的起步是比较晚的，学术积累上也有所不足。但他完全凭借着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悟性和执着，不断地补充知识，不断地求索，终于寻找出一条适合自己治学的独特路子。他的《学人魂·陈寅恪传》《守望：陈寅恪往事》《巴金与无政府主义》《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国文化》等，都体现善于把现代文学、中外文化和现代学术结合起来的治学特点。这是一种宏观、大气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挑战性，需要理论探索的大勇气。

2005年以后，定宇身罹重病，他以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责任感，带病工作，带病著述，没有中断行政工作与学术研究。2006年，他出版的《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一书，就是一部很有特色和价值的中山大学通史，是中大学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后来，我和彭玉平教授受学校之托，主编《山高水长——中山大学文化研究》，就参考过这本厚重的书。他退休之后，仍抱着病体坚持著述，充分利用中山大学独特的档案资料，还有许多相关的文献，在《学人魂·陈寅恪传》基础上，又写出《守望：陈寅恪往事》一书，把原先的研究进一步推进。定宇晚年的著述，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纯粹出于学术使命感，可谓视学术为生命，以研究为乐趣，这种境界令人敬佩。

数十年转眼即逝。当年同在康乐园读书的定宇、国伟两位师兄，现在都已故去。他们的同学、同事，很多已经退休。我回忆起他们，有些具体的事情与时间开始变得模糊。这些年，新来的年轻教师和学生，对他们更是相当陌生。这不免令人感喟。

好在，书比人长寿。以生命书写的学术，薪尽而火传。学者若有传世的著述，他便能寄身书中，长久为人所惦念。

早在宋代，百嘉就是千里赣江的重要商埠，它凭借这条贯穿赣鄱，连通粤港澳的黄金水道

# 万安读碑

□詹文格

盛夏时节，我从诗书双杰黄庭坚故里，来到赣江之滨的万安百嘉老街。

面对厚重的碑文，我猛然发现，其实古人读碑，与今人读书，功能相等，意义相同，实乃殊途同归。

当我的手指触摸着碑石，坚硬的石头传导出历史的质感。在波涛翻滚绿意涌动的万安，我见识了石头的锦绣。位于万安县窑头乡乡塘村东北路口的张鸣尚书石牌坊，是石上的书卷。古老的建筑上，雕刻着丰富灵动的图案，它们龙翔凤舞，活灵活现。

当目光凝视细腻的部位，在雕工精湛的物件上，可以看到工笔画般的传神构图，颇有石上绣花的功夫。牌坊上部两面嵌刻着浮雕图案，正面门楣上有阴刻的石质匾额：“奕世恩纶”。右刻“钦差巡抚，江西左副御史夏良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吴达可为”。左刻“万历甲申敕封文林郎湖广襄阳府宣城县知县王寅浩赠中宪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张尚立，万历癸卯九月吉立”。

这是当地的古建筑，始建于明朝年间。历经四百多年，栉风沐雨，石牌坊造型俊美典雅，浮雕精巧生动，雕刻清晰完整，是一座融建筑、雕刻、书法等多种艺术为一体的历史遗存。

站在碑石前，脚步移移，一行行深入石中的文字，内心变得沉静，仿佛万物都放低了姿态。

望着斑驳的墙面上，苍劲古朴的陈年字迹，让我赶忙停下了脚步。这是一种值得致敬的字迹，它穿越烟熏火燎的岁月，与我迎面相逢。眼前的老街，尽管房屋已经破败，但文化却依旧端庄。那些迎面而来的店名招牌，让我看到了书法在民间源远流长的历史风貌。

早在宋代，百嘉就是千里赣江的重要商埠，它凭借这条贯穿

并不是说他的改革必然是对的，或是错的，而是说，他的这种改革者的精神，这种一往无前的气质，正是，仍然是我们时代所需要

# 此火为大

□刘庄

此火为大 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  
我藉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

每当我对理想主义有怀疑和犹豫时，我就想想王铮校长。

2002年，我很偶然考入深圳中学读高中，并不知道命运女神对我的眷顾。那一年之前，王铮三十七八岁，从北大附中来到这所中学当校长。我以前从北大毕业，在附中当物理老师，课教得好，年纪很轻就当上副校长，后到了深圳。我们没有聊过他为什么来深圳，可能也是被改革的气氛所吸引吧。后来，改革成了他一生奋斗的主题词。

在学生看来，王铮是个很平和可爱的人。从中学时起，我就知道校长喜欢吃食堂，最喜欢跟学生在一起。大多时，他只吃食堂，他还是天天如此。在深圳中学时是这样，后来他去了北大附中，我在北京上大学，偶尔去看他，他还是天天如此。学生找他一起吃吃饭聊天，他也没有架子，说说笑笑，学生跟他没大没小、过分自在。

有些老师说，校长像是没有家庭一样，天天在学校里。我倒是见过校长不少人，还曾一起给他过生日。校长的母亲是个胖乎乎的慈祥老太太，有时候会嘟囔两句，“你说王铮工作那么些年，深中要给他分房子，他也不要”“他也不知道自己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有一次我问我给你管管，他就把存折给我一扔，说我也不知道有多少，反正这些年工资都在这里”。

校长平静内敛。但大家也都能感觉到，他是典型的外柔内刚。我求学路上遇到过几位大为佩服的外柔内刚的中国人，都是这种外柔内刚的性格。我知道这种人的内心最为纯粹，因而也最坚硬。他们一旦坚持什么，就再也难以动摇。这种坚持尤为体现在人生的大方向上，体

现在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上。他们不一定计较生活品质、收入高低、声名宠辱，但一定计较能否实现心里的想法，或者叫理想，或者叫执念。

校长的想法，就是要做教育改革。不论如何都要做，不论别人说好不好、应不应该、能不能，都要做。在深圳中学时，他开始搞单元制、走读制，取消班级，让学生自主管理。在北大附中，甚至离经叛道到不用统编教材，让老师研发课程、学生走读选课，硬是把中学办成了大学。他希望每个学生能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能够发现自己的热爱、发现自己的价值，并用自己的热爱和价值指导此后一生的生活，“藉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人啊，认识你自己——这本来就是教育最重要的意义。

校长当然遭遇了现实问题，主要问题是高考。我还在深圳中学读高中的时候，就有不少家长质疑校长的思路，说是不务正业，学校氛围过于自由散漫。很多人说他从北大附中退下来，说明他的教育改革在高考和家长的夹击下失败了，理想失败给了现实。我觉得这种评价肤浅。校长已经教育出了那么多学生，在他们心底种下了种子，只待生根、发芽、绽放。更何况，归根结底，理想主义者并不在乎成败。

不少北大附中的老师，用“孤勇”一词形容王铮校长。这个词非常准确。英雄主义之所以为英雄主义，就在于它孤独，在于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于它不计个人得失，虽千万人吾往矣。

作为改革者，王铮校长是我们时代精神的延续，也继续启发着我们时代未来的探索，但他也只是改革时代众多改革者中非常普通的一员。并不是说他的改革必然是对的，或是错的，而是说，他的这种改革者的精神，这种一往无前的气质，正是，仍然是我们时代所需要。

有荷兰人问我，你们那里天天那么热，做些什么活动呢？我想想，难道告诉他们调查显示有60%以上马来西亚人的周末活动都是逛商场和在家开冷气看手机？

# 荷兰的夏日

□菲尔[马来西亚]

终于可以有底气地聊聊何谓“日长夜短”了。马来西亚是个四季如夏一雨成秋的好地方，因为没四季的羁绊，我们对于各种出行和活动计划都可以全年进行。

此次在夏季抵达荷兰，有长达数周的居住机会，正好赶上了日长夜短的季节。

由于时差，第一个晚上我因为长途飞行觉得已经很累了，可是荷兰的天色到晚间11点左右还是跟我们那里的黄昏5-6点差不多，完全没有准备昏暗的样子。到了晚上8-9点，我还跟C到附近的公园遛狗。环顾四周，天色完全明亮。

举头，倒有个明晃晃的月儿挂在蓝色的天边，那蓝色不是海蓝，也不是深蓝，而是跟大晴天一样的青春的浅蓝。我举起手机给那无法发挥“月明如水”“温柔月色”的月亮拍照，发现那些跟“月亮”有关的浪漫形容词都无法给这季节的月亮使用。

此时的月亮如同白昼里的一盏灯，形同虚设，没法发挥作用。

小时看格林童话，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世界童话故事集里，总有些情节是：小孩晚间到树林里捡柴捡树枝，越走越远，天色突然暗了，就遇上狼外婆或者巫婆。我总觉得小孩怎么可能晚间在外活动呢？

现在才发现是自己孤陋寡闻。

话说我们遛狗时，天色还亮，也一样不知不觉走到了树林里——荷兰很多公园内都会有个小树林——天色突然

暗下来，我终于理解那些童话的情节绝对可以成立。我跟C说，过了几十年才会到童话故事情节的真实性，真是后知后觉。C从小在荷兰长大，这种“白夜”对他没什么特别，他似乎听不懂我的惊讶。

再说之前还有一部电影叫做《白夜》，说的是一个苏联舞者的故事，具体剧情忘了，无法忘记的就是“白夜”，指的是苏联北回归线以北的太阳长年不落地区，长大了才读到有评论认为“白夜”也指发生在白天的噩梦，明亮却又荒谬，让人心生恐惧。小时候看了电影，就对一整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夜晚这个事实感到极度不可思议。

除了日长夜短，夏天还有一些让我开眼界的事。比如，这周在荷兰被网民称为“将会是酷热的一周”，我看了天气预报，大概是从23℃-32℃左右，不必穿着又厚重又蓬的羽绒服，出门也不必担心丢三落四，而且这种气候对马来西亚人来说实在不太舒服！我说这挺好的呀！荷兰人却说太热了！不喝热茶了，不吃火锅了，把短裤拖鞋风扇都搬出来了！

荷兰天气阴冷，夏季短，一年中最多只有4个月左右的夏季时间，除了散步、遛狗、骑车、旅游等户外活动，他们也很喜欢趁天气比较不那么冷的时候在屋前屋后种些花草，毕竟在有着凉风和大太阳的夏天进行种植，比冷飕飕的冬天舒服得多。到德伊芬开会之后，顺便到INTRATUIN花鸟市场逛，这家园艺专卖店很大，是一家在荷兰各地都有的

大型园艺中心的连锁集团，里面很多用具和器材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不要考虑淘宝上的价钱，不然付款时会有锥心之痛。但这里所卖的植物都是当地当季的，我像个乡巴佬在整个市场里不停地拍照。除了第一次见到柠檬树、种在盆子里的薰衣草和其他叫不出中文名看不懂荷兰文的花草之外，我还看到了此处售卖不同品种的辣椒树！

还有不同鸟类不同造型的鸟屋。荷兰人的幽默也显露在这些造型上，有一个价格颇高的鸟屋做成了荷兰人传统房子的造型，可谓鸟界豪宅。选了很久，最后买个普通鸟屋和一些植物种子，打算给自己的荷兰夏季留下些有趣回忆。

荷兰人对大自然环境很热爱，他们会把家里吃剩的面包放在花园里特定的架子上让鸟儿飞来自由吃。家里养的猫猫狗狗更是被当作家人一般地爱护。每天，公园里和路上遛狗的人不计其数，每家每户都会花心思把自己屋前屋后甚至露台上上的小花园收拾得漂漂亮亮。

有荷兰人问我，你们那里天天那么热，做些什么活动呢？我想想，难道告诉他们调查显示有60%以上马来西亚人的周末活动都是逛商场和在家开冷气看手机？我清清凉凉之后说，爬山、跑步、想还是实话交代，“我们那里每天晚上7点之后就暗了，天气一热起来就会到商场吹冷气以及在家里上网看世界。”——稍微美化啦，但是离真实的也不远。

误入藕花深处（水墨）

□甘谷



7月16日下午，“门外楚风开白莲——甘谷写意水墨荷花作品展”在广州市越秀区署前路10号陈树人纪念馆开幕，现场展出甘谷的28幅写意水墨荷花精品，向观众展示了近年来甘谷在水墨荷花题材创作上的探索和感悟。